

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八

考十九

經政二

屯田 戶口

宋

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疏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
蒲口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乃以承矩爲制
置屯田使俾董其役自順安以東瀕海東西三百
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爲稻田

宋史
列傳

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隄爲屯
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因積

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眾武

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晚稻不成羣議愈甚事
幾爲罷至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
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宋史食貨志

塘灤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
安撫司皆掌之其水東起滄州界距海岸黑龍港
西至乾甯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一
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
深五尺東起乾甯軍西至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
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
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

餘或六尺東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蓄沈苑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尙泉爲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亙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方田之制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

水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天禧末諸州屯田
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
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宋史河渠志按承矩興修水田意注制敵以限戎

馬之足不在屯田亦不在天津今屬然塘樂諸水均今東西二淀之境且實爲興屯權輿故備載之

元

左翼屯田萬戶府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罷

蒙古侍衛軍從人之屯田者別以幹端別十八里
回還漢軍及大名衛輝兩翼新附軍與前後二衛
迤東還戍士卒合併屯田設左右翼屯田萬戶府
以領之遂於大都路霸州及河間等處立屯開耕

置漢軍左右手二千戶新附軍六千戶所爲軍二千五十一名爲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

元史
兵志

左右欽察衛屯田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發本衛

軍一千五百一十二名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

及欽察屯田千戶所於清州等處屯田英宗至治

二年始分左右欽察衛以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分

屬之天厯二年創立龍翊侍衛後以隸焉爲軍左

手千戶所七百五名右手千戶所四百三十七名

欽察千戶所八百名爲田左手千戶所一百三十

七頃五十畝右手千戶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
欽察千戶所三百頃

左衛率府屯田 武宗至大元年六月命於大都
路瀋州武清縣及保定路新城縣置立屯田英宗
元年以武衛與左衛率府屯田地界相離隔絕不
便耕作命以兩衛屯田互更易之分置三翼屯田
千戶所爲軍三千人爲田一千五百頃

營田提舉司不詳建置之始其所設立處所在大
都瀋州之武清縣爲戶軍二百五十三民一千二
百三十五析居放良四百八十不蘭奚二百三十

二火者一百七十口獨居不蘭奚一十二口黑瓦木丁八十二名爲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

廣濟署屯田 世祖至元十二年正月以崔黃口

空城屯田歲澇不收遷於清滄等處後大司農等以尙珍署舊領屯夫二百名歸之旣又遷濟南河閒五百五十戶平灤真定保定三路屯夫四百五十戶併入本屯爲戶共一千二百三十爲田一萬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

俱同上

明

北直隸衛所原額屯田共一萬六十四頃二十五

畝零嘉靖中額四萬三千六百四十八頃四十六

畝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斗零

前志

萬厯中額新增併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

兩七錢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束

谷草一百八十七束南直隸衛所屯田共二萬七

千四十四頃四畝零

續文獻通考 按河閒府志 天津衛原額地九千二百二

頃四十三

畝八分零

萬厯二十五年春戶部奏覆天津巡撫萬世德題

天津開田一事查山東之長山島遼東之千家莊

俱係海墩曠地近因倭倣撥調軍士且耕且防不

踰年而各獲萬計又查得天津沿海一帶節該科
臣戴士衡徐元正並題膠河水淡可樹嘉禾撫按
設法招墾祇因迭值兵荒官無餘餉民無餘力坐
視因循日久竟未奏效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天津
海防巡撫都御史督行各該兵備道卽將各哨上
環海荒田地南自靜海東至直沽永平等處并諭
遠近軍民人等各自備工本盡力開種官給印照
世爲己業成熟三年之後方許收稅酌量地所獲
花利每畝上地納穀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月
項收貯專備海防餉費此外不許別項科擾如有

力大能開墾鑿池濬溝築隄建閘並隨便經理不
相牽制每歲終撫臣躬親巡督

同上

萬厯時朝鮮再用兵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
擢汪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
列屯軍聲甚振朝鮮事甯移撫保定應蛟在天津
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汙萊詢之士人咸言斥鹵
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營作水
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
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
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

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畧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恆山塘水可以溉中山溢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水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

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裕無旱澇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尙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

明史汪應蛟傳

萬厯三十年太常卿孫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

明史孫瑋傳

萬厯二十九年十月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軍並懇召民兼種以資軍餉

重刊天津府志卷之四 屯田

屯田

一

以永固重地臣竊見天津葛沽一帶咸謂此地從來斥鹵不耕種間有近河滋潤種藝豆者每畝收不過一二斗臣竊以謂此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至今春始買牛制器開渠築隄一時並興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餘畝內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葛豆或旱稻葛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鹹立稿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燮稟

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藟豆可收四五千石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夫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牖戶自倭警震隣開府設鎮署將增兵而其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矧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曰見在水陸兩營尙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內帑俱加派民間欲留兵不免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長策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計一夫不過耕種四五

畝卽每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墾荒田連壤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爲之築隄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至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卽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國